

DUSHIQINGGAN
XIAOSHUO

都市情感小说

爱我

请别触动我人生的阵痛

我曾尝试去走你要我走的路，却在路的边缘明白了这场错误，爱是错的开始，一切来的太匆匆，错是爱的结束，有情路上人孤独

刘一纯/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都市情感小说

爱我，请别触动 我人生的阵痛

刘一纯 著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我,请别触动我人生的阵痛/刘一纯著. —海拉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1.12
(都市情感小说;3)
ISBN 7-80675-038-X
I. 爱.. II. 刘..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9458 号

都市情感小说(1-3)

爱我,请别触动我人生的阵痛

刘 一 纯 著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08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责任编辑	布 林
封面设计	缪 萌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30 字数 600 千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套

ISBN 7-80675-038-X/I·011

全套三册定价:54.00 元

内 容 简 介

素有文坛“怪才”之称的著名作家莫人因情所伤化名高风景，以一个浪仔的心态来到华达集团打工，在总经理雨萍和美丽善良的女孩莫悦、飞达公司总裁汪雪韵三人之间演绎了一段爱与恨的感情纠葛。为还赌债，高风景进军歌坛，以其情愁情恨在乐坛刮起阵阵旋风。

一次偶然的放荡让高风景染上了爱滋病，对他一往情深的汪雪韵在生下孩子后毫不犹豫地陪伴着他走完最后的人生。

本书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感性的机会，让你真切地领略人类的情感是痛苦的永恒。

第一章

时候还只有五点——夏天的五点虽近黄昏，却依然有白天的那份炽热。

高风景又将自己闭在那间似乎永远昏暗的屋里。

他又在阴暗中咀嚼那份铭心刻骨的痛苦。

黑暗中最能使人想起如烟往事，也最能使人陷入那种更深的伤心苦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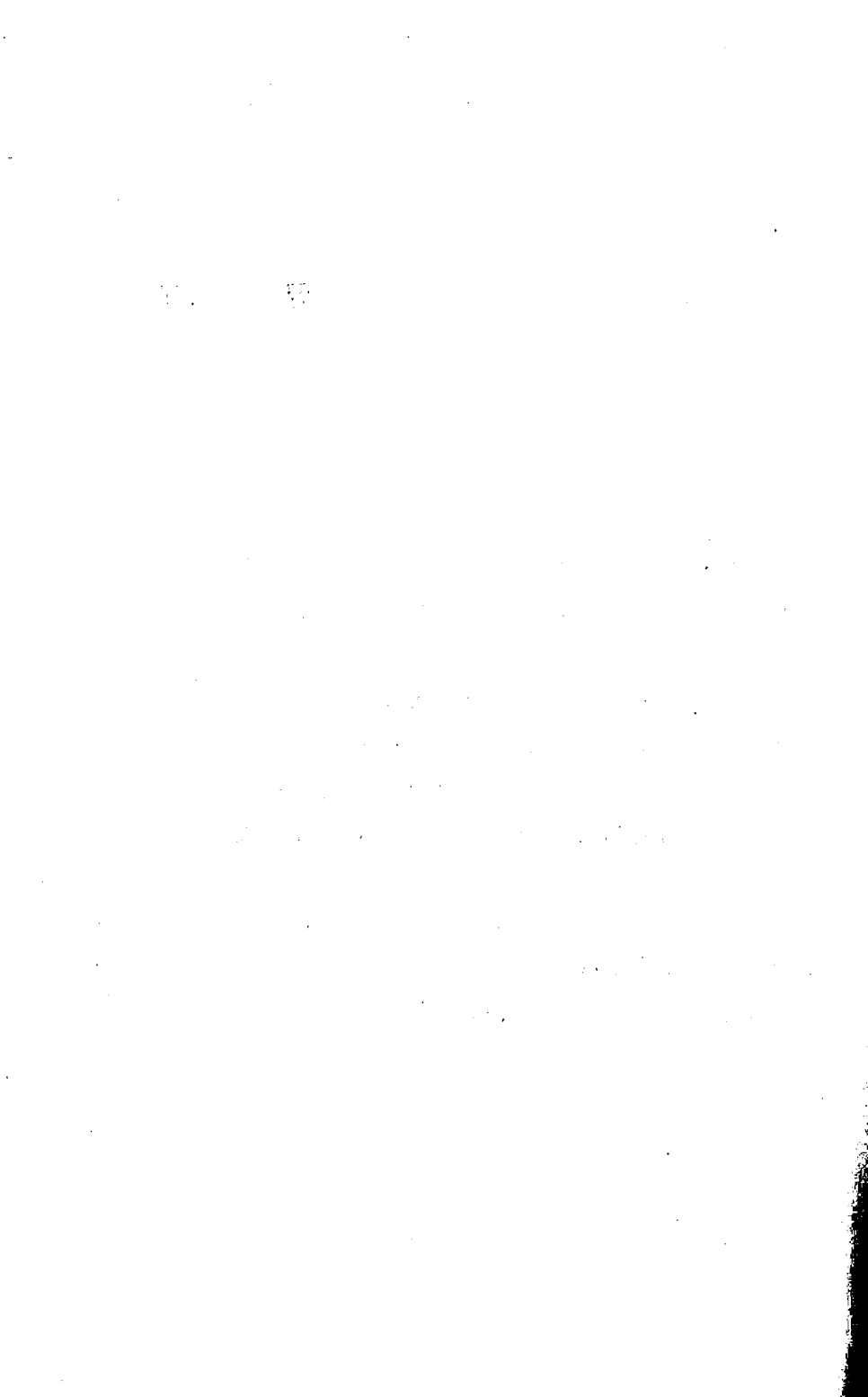
因为，黑暗本身就容易使人走失，黑暗本身就是一道陷阱，世界上见不得人的事大部分都在黑暗中发生。

随着夜色的降临，随着夜色的加深，痛，渗透到他灵魂的最深处。



爱我，
请别触动我人生的阵痛

001



走进溢满一室冷气的总经理办公室，高风景立即看到坐在进口真皮转椅上的总经理雨萍正在埋头聚精会神地看报。报纸遮住了她的大半截脸，但从她露出的宽阔额头便知道这女人的智商很高。他在一张椅子坐下，与雨萍隔着一张台面。

几分钟后，雨萍方才放下手中的《南方周末》报，高风景立即看到报上那个“著名青年作家莫人离婚”的大标题，他疲惫的脸上立即露出一一种沉痛的屈辱与愤怒。

雨总经理嫣然一笑，问道：“你是高风景？”

高风景心底的沉痛和愤怒即刻被对方的问话抓了回来，赶忙答道：“我是。”

雨萍的目光落在高风景的脸上时，立即被他那份萧索和深高的气质震荡了一下。

“你愿到我的公司来？”

“当然。不然我也不会坐在这里。”

雨萍笑了一下。年近四十的她是在五年前从她因车祸



去世的丈夫手上接管这家公司的。

高风景这时方才发觉对面的雨总经理除了饱满的额头外，不说话时上了口红的小嘴唇微微抿着把上面的鼻梁衬得更加挺直，一头短发加剧了她的精明决断，一股幽幽的香水似乎从她那一身恤衫领口散发出来。

“你能适应这里的工作环境？”

“我想还是可以应付的。”

“好，你被录取了。”雨总经理笑笑点头。“我们能够谈谈工作以外的事吗？”

高风景淡淡地说：“当然可以。”

“你以前的工作一定比现在这份工作好，来这里应聘也就不会是因为生活。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高风景的心底起了一阵剧烈的抽缩，牙齿紧咬着的嘴唇也在不受控制地抽搐。

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描叙出他此刻所忍受的伤害和痛苦。

这种伤害和痛苦只有切身经历过的男人才能体会得到。

这种伤害和苦痛是每一个做丈夫的奇耻大辱，他的灵魂都会因这种伤害而痛苦一生。

一个男人走进自己的卧室时发现往日柔情美丽的妻子和另一个男人躺在原本应该属于自己情爱天地的床上交媾，你说这种伤害有多深？能不痛苦一生？

雨萍立即发现自己错了，她的问话割碎了一颗男人原本受伤的心，一时间竟不知该如何是好。

办公室一股难言的静寂。静寂得让人难以忍受。

* * *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聊，现在我陪你去办公室认识一下同事。”雨萍起身打破寂静。

高风景随着雨萍走进策划室，宽敞的室内坐着两女一男。

“这位是高风景先生，从今天开始，你们便是同事了。”雨萍走至临窗而立的一位小姐前，介绍：“她叫莫悦，那位叫陈美，他叫李思文。”

雨萍看了他一眼，说：“如果你有什么不懂的事情，可以向莫小姐请教。她是这里的主任。会指点你的。”

雨萍说到这里，把手一摆，示意手下坐下继续工作，与高风景回到办公室。这次她没有坐回只属于她的转椅里，而是与高风景隔着一张茶几坐下。

“高先生，策划室总共只有这么几个人，工作量的确够重的，今后工作上有什么困难，你可以找我。明天可以来正式上班。”

高风景对雨萍的客气一点反应都没有，只是慢慢地站起。

“你忘了告诉我住在哪里。”她看着一脸不解的高风景补充说：“明天好派人接你。”

“谢谢，我自己会来。”

雨萍送走高风景，似有所思地坐在转椅里，待立一旁



等着批示的秘书龚雪迷惑地看着她。

雨萍笑笑，说：“是不是因为我对他太客气了？”

“是的，他只是一个打工仔。”

“他属于很特别的一种。”雨萍接过文件夹“他并不是为生存而打工。”

“为什么？”

“他来这里，只不过因为流浪。”

“流浪？”龚雪不解。

“他在逃避所受的伤害。”

“那么，他的伤害一定很深。”

雨萍拿起笔在函件上作了批示，合上函件夹，轻轻点头。

她说：“因伤害而流浪，其所承受的痛苦当然很深。流浪要舍弃自己许多的所爱。”

都

市

情

感

小

说

*

*

*

高风景出了华达集团公司，面对往来飞驶的汽车和穿流不息的人流，一种宛如置身海面上翻滚的微妙感受。

他上了一辆的士，在市郊一片参差不齐的民房下了车，司机狐疑地打量了他一眼方才掉转车头而去。

他掏出钥匙打开房门，径直在那张唯一的陈旧藤椅里坐下，然后方才燃上一支香烟。

室内光线阴暗，一种萧条而沉重的阴暗。



他悲苦地抽着香烟，思绪很快与室内的萧条沉重融洽在一起。

萧条沉重里，他有别人无法知道的秘密和深重的耻辱以及锥心的创痛。

慢慢地，他的眼泪开始往外流。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又到伤心时。

他不能不伤心，任何男人遇到他的境况都无法不痛苦。

这种痛苦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撕心裂肺的大痛苦。

2

第二天，高风景刚刚走进华达集团公司大门口，莫悦率领着她的两名手下快步迎了过来。

“高先生，欢迎你！”三人一样的笑容一样的热忱。

高风景淡淡地说：“你们客气了。”

李思文对着陈美顽皮道：“现在，我可以放胆的与你对着干。”

“你敢。”陈美活蹦乱跳地跑过去。

“有什么不敢，二比二，谁怕谁。”

高风景置身他们这团亲切活泼里，不觉多瞧了他俩一眼。莫悦将他引至一张办公桌前，桌上已摆着一叠打印的文函。

“这是公司的经营规划和涉列的投资项目，你慢慢看吧，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问我。”

高风景在办公桌前坐下，莫悦朝他微微一笑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打开文函，开始了华达集团公司的第一天工作。

中午休息，高风景正欲随着她们一块去用餐，龚雪过来请他去总经理办公室。

她并没有将他领至总经理办公室，而是将高风景引至一间装修独特的小餐厅。雨萍早已坐在餐桌前。

“请坐！”雨萍礼貌地站起。

桌上摆着三菜一汤。还有一瓶冷啤。

雨萍将他面前的空杯斟满，说：“因为下午还要工作，所以只能随便喝一杯。”

“你平常中午都喝一杯？”

“除非工作应酬，通常情况我不喝酒。”

“那么，我们这是工作？”

“可以这么说。”雨萍点了点头“高先生，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你应该搬到公司来住，我已吩咐小龚为你准备了房子。”

“一定要搬到这里来？”高风景的话很闷。

雨萍从他沉闷的话里似乎感觉到一股苍凉，默默地瞅着他一阵，方才说：“好吧，你暂时不必搬到公司来，有事我会派人找你。”

高风景与她相望了一眼，慢慢地举起了杯。

* * *

时候还只有五点——夏天的五点虽近黄昏，却依然有白天的那份炽热。

高风景又将自己闭在那间似乎永远昏暗的屋里。

他又在阴暗中咀嚼那份铭心刻骨的痛苦。

黑暗中最能使人想起如烟往事，也最能使人陷入那种更深的伤心苦痛。

因为，黑暗本身就容易使人走失，黑暗本身就是一道陷阱，世界上见不得人的事大部分都在黑暗中发生。

随着夜色的降临，随着夜色的加深，痛，渗透到他灵魂的最深处。

于是，他的泪水又在一串串涌流。

一串串的泪珠，是不是成了一串串相思的红豆。

如果他与妻子从前的感情不那么深，他所受的痛苦也就不会如此撕心裂肺。

世间没有恨，便显不出爱的执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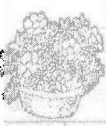
痛苦，本是爱的长弦上一个最难谱写的音符。

3

高风景走进策划室时，陈美早已来了。他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低头准备办公时，陈美将一杯泡好的茶端到他

爱我，
请别触动我人生的阵痛

009



面前，那双大眼睛顽皮地闪了闪。

“高先生，请喝茶。”

“谢谢！”

“我们能聊聊吗？”

“当然可以。”高风景顺口答道。抬头见墙壁上的石英钟已快接近九点，又说：“上班时间到了，有机会我们再聊。”

这时莫悦也走了进来，朝他俩点头笑笑算是招呼，陈美飞快地回到自己座位。

下班时间到了，陈美窜了过来，说：“高先生，我们一块走。”

“有事吗？”

“你说过有空我们聊聊，怎么这样健忘。”陈美撅起了嘴撒娇提醒。

莫悦从他们身边擦过，微笑着说了一声“拜拜！”而去。

走出办公室，陈美眨了眨眼睛，说：“今晚我请你吃饭，怎样？”

高风景停住脚步，看着她笑了一笑，说：“仅因为想与我聊聊？”

陈美嫣然一笑算是回答。

这时一辆的士在他俩身旁刹住，李思文跳下车招呼：

“高先生！阿美！”

“你不是去海南办事去了吗？”陈美说。

“刚回来半天，想到你这时候下班了，所以就赶

来。”

“我与高先生约好有事，拜拜！”陈美招了一辆的士，挽着高风景的手，说：“高先生，我们走。”

李思文怅然地立在那里。

* * *

陈美将高风引至凯旋宾馆的餐厅，这时候夜色悄悄降临，悠扬的曲调柔声地在餐厅内泻流，高风景扫眼四周，厅内已坐满不少就餐的人。

陈美将餐牌推到高风景面前，说：“你来点，好吗？”

“真的请我？”

陈美斜着脸调皮地点头。“当然！难道你想请我？”

“仅仅只为聊聊？”

“是啊，只是想与你聊聊。”陈美不假思索地答道。

“这一餐就是几百元，仅为聊聊代价太高了。”

“我不在乎，你点吧。”

高风景随便点了五个菜，并要了两瓶饮料，然后将餐牌交给待立一旁的侍者。

“高先生，你知道吧，雨总经理对你很关照。”陈美瞪着她那对大眼睛。

高风景看着她示意继续说下去。

“她对莫悦说过，你的工作可以不用策划室的制度来约束，也就是说工作时间你有很大的自主权。”陈美眼珠一转，那双大眼睛闪烁着羡慕的流光。“如果我能拥有这



爱我，
请别触动我人生的阵痛



种自主权，该有多好。”

这时侍者送上酒菜，高风景想起第一天上班中餐桌上雨萍对他的主动退让，她那双睿智的眼睛似乎在第一次面谈时已知道了他一些什么。

“拥有这种自主权并不是件什么好事。”

“为什么呢？”陈美刚刚举起的杯子又放下，紧追不舍。

“人，为什么要别人关照呢！关照，有时候是一种不信任。”

“不是的。”陈美摇头，“雨总经理的关照是善意的，她似乎看出你很特别。”

“特别？什么地方？”

“我们大家都觉得你很特别，你身上有种很独特的气质。”陈美眨了眨眼睛，说：“对了，雨总经理对龚雪说过，你打工，并不是因为生活，而是在流浪。”

高风景双眉又深锁，心田又被一股哀伤淹没，举起的杯子停在半空，目光恰巧落在杯中的酒。

酒杯里，似乎又映见出那晚的奇耻大辱锥心的一幕。

陈美面对高风景变异的表情，知道自己的无意触动了他的伤痛，想说一句歉意的话，却被对面那股悲苍慑住。

她突然感觉这个男人太需要爱来抚慰。

然后，她心底的那份模糊的意识在慢慢明朗——他身上的那份独特气质浓缩了太多的情感痛苦。

这时台上的歌手在吟唱着一首失恋的歌。歌声像狂飙卷过高风景本已伤痛的心房，他猛然有种狂歌自己此刻情

感的冲动，长时间折磨着他灵魂的创痛迅速在他思想里凝聚成一首悲苦苍凉的词曲。

歌手一曲始终，赢得几声礼节性的掌声。

高风景离座走到台上，要过麦克风，也不理会歌手的几分愕愕，狂歌而唱。

“孤独地流浪，孤独地吟唱，孤独地落泪，孤独地抽烟，再斟一杯酒，祭奠背叛我的爱的人……

“不再想流浪，不再想吟唱，不再想落泪，不再想抽烟，喝干这杯酒，忘怀背叛我的爱的人……

“我的流浪谁明白，我的吟唱谁能懂，走遍天涯，走过人生的春秋，永远走不出的是背叛我的爱的人。

“流浪，流浪，孤独地流浪，走不出的总是那场恶梦……

“吟唱，吟唱，孤独地吟唱，唱不完的总是刻骨伤痛……

麦克风在高风景手里发泄着情感，每一个音符都是他痛苦的激情所呐喊出来，就餐的客人全被他的狂歌当哭所罩住。

陈美的泪水已趟过脸颊。

众多就餐的人群里，还有一个人被歌声刺得最深，她就是华达集团公司总经理雨萍。

此刻，她终于明白他的流浪只因为一个背叛了他的爱

